

【四十九、經云：酒為放逸根，不飲閉惡道。寧捨百千身，不毀犯教法。寧使身乾枯，終不飲此酒。假使毀戒罪，壽命滿百年，不如護禁戒，即時身磨滅。】

這一條還是屬於不飲酒戒。『酒為放逸根』，這句話我們細細的去想，佛說得很正確。『不飲閉惡道』。雖然是遮戒，但很容易犯過失。前面所說的戒條，都很可能因酒醉而違犯，違犯的果報都在惡道。所以酒戒是防止我們犯戒，防止犯罪的。不飲酒，我們能把惡道的門封閉起來，是這個意思。下面佛舉例說，『寧捨百千身，不毀犯教法』。捨身受身，這是我們世間人講的生死。百千身是講多，也就是壽命短促，在不長的時間捨身受身，有這麼多次數，這當然是很苦的一樁事，但是要比起破戒、犯戒，那就好得太多了。因為破戒、犯戒墮落在地獄，那個罪過是非常重，求無出期。『寧使身乾枯，終不飲此酒。』乾枯是乾渴，需要水分來滋潤。我們曉得，人的身體對於水分的需求超過飲食，這是以這個為比喻，即使身乾枯，也不要用水來滋潤。

『假使毀戒罪，壽命滿百年，不如護禁戒，即時身磨滅。』這個如果不是對於理事認識很清楚的人，他往往疏忽了。佛這個意思很明顯，假使世間一般人愛惜身命，在某種情況逼迫之下，迫使你破戒，你要不破戒就有殺身之禍。人為了愛惜身命，於是就破戒了。當然這裡面也有開緣，可是「不如護持禁戒」，即使捨身命也不在乎。這是佛眼看得清楚，你破戒，縱然保護了身命，你長命百歲，你來生一定還是受業力的牽引，要受果報。如果是持戒、護戒，這個功德很大，即使身命不保，來生不求生淨土，也決定生天，所

以果報確實殊勝，絕對不是在人間活上幾十年、一百年能相比的，所以利益功德不一樣。「護持禁戒」，一個是遵守佛的教誨，是如來真實弟子；第二，是為一切有情眾生樹立一個非常好的榜樣，他的功德從此地建立，所以功德很大。

【五十、經云：不服東方絲綿絹帛，及此土靴履裘毳、乳酪醍醐，如是比丘，於世真脫，酬還宿債，不遊三界。】

『經云』，這也是《楞嚴經》上所說的。菩薩具有大悲心。佛在《戒經》裡雖然沒有跟我們講不吃肉，只教我們不殺生。因為世尊當年在世，僧團的生活方式是實行托鉢的制度。佛既然慈悲，就不能給眾生添麻煩，給他添麻煩就不慈悲了。因此眾生供養什麼就吃什麼，所以稱為「三淨肉」，不見殺、不聞殺、不為我殺；住在山上茅蓬的，還有兩種，一個是自己死的，一個是鳥獸吃剩下來的，叫鳥殘，這是「五淨肉」，這在禁戒裡面都准許吃的。可是菩薩心地非常慈悲，不忍心吃眾生肉。

在中國古時候，梁武帝讀《楞伽經》讀到「菩薩慈心，不忍心吃眾生肉」這一段經文，他就吃長素，所以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。梁武帝之前，佛教僧團都是吃三淨肉，沒有完全吃素，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。今天我們在全世界看到許多國家地區的佛教徒都吃肉，我們覺得很奇怪，總是不習慣，他們看我們不吃肉，也不習慣，也是怪怪的。我們要知道歷史，曉得這個事實真相。只有中國佛教不吃眾生肉，是吃長素的。素食確實對健康有許多好處，值得提倡。不吃眾生肉，如果穿眾生的皮，跟吃肉沒有兩樣，還是傷慈悲心，所以不吃肉，也不穿眾生的皮。

『絲綿』是蠶絲。這一件絲綢衣服，多少條蠶的生命！所以菩薩不忍心。『絹帛』也是絲織品，蠶絲，殺蠶取絲。『及此土靴履』，是講皮鞋、皮靴，『裘』是皮衣服，『毳』是羽毛衣服。這都

是殺害眾生的生命才得到的，菩薩不忍心穿這些東西。「服」就是穿著，不穿著這些東西。『乳酪醍醐』，這個沒有殺害眾生。像現在在美國，牛奶、羊奶很多，是美國人主要的食品。雖然沒有殺害牠，也是奪取牠的。為什麼？這是動物的，牠的奶不是給人吃的，是餵牠的小動物的。我們人奪取過來，雖沒有殺牠，對牠也有損害，所以清淨比丘也不吃奶製品。這是佛在《楞嚴經》裡面說得非常嚴格。到後來，佛門裡許多大德見到末世眾生業障很重，體力遠不如古人，不得已需要這些奶製品來滋養身體，於是就有所謂的開緣，這沒有殺害眾生，所以奶製品就吃了。

「醍醐」，過去道源法師跟我們講，他第一次到印度去朝聖，就到印度去打聽，這經上常講「醍醐」，醍醐是什麼東西？印度這些人就把醍醐拿出來給他看，他這才明瞭，我們叫「沙拉」，奶製品裡面最好吃的，是從奶裡面提煉的，原來醍醐是這個東西。台灣很多，我們雖然吃了，不知道它叫醍醐。另外還有一種名稱也是經上常有的，佛用它來做比喻，「菴摩羅果」，這個東西也不曉得是什麼。他到印度去問，菴摩羅果是什麼？人家拿一個來給他看，原來台灣也有，台灣叫芭樂，他們叫菴摩羅果，這搞清楚。

現在穿衣服，我們身體抵抗力薄弱，需要用毛衣。現在這個毛線衣，那個沒有傷害生命，是從羊毛剪下來的，這個說實在話也是奪取，但是還好，沒有殺牠，所以在開緣裡面，這些就可以用。為了保暖、為了身體健康可以用。嚴格的講，不行。前面講的「盜戒」，盜是不與取。那個羊的毛，牠有沒有答應給你？「我這個毛給你」。牠沒有答應你，你就剪毛，牠就掙扎，那個真的就是不與取，這是犯盜戒。所以嚴格的講，是不許可的。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，我們穿毛衣，吃奶製品，我們自己修行要把功德迴向給這些眾生來補償。迴向不是念幾句迴向偈就算數，那個沒有用處的。要誠心

誠意把自己修學的功德，與這一切供養我們生活所需的這些眾生共享，這才稍稍能彌補一些。

世尊在《楞嚴》上講的是很嚴格，因為《楞嚴經》的宗旨是教我們出離三界，超越六道輪迴。你有這個志向，有這個決心，這個世間一定要完全放下，完全的捨棄，你才能走得自在，才沒有障緣。因為與你有冤仇的這些眾生，牠會障礙你，牠要等待機緣報復，牠不會讓你輕易的出離三界。這就是我們常講，修行人的魔障，魔障是這麼來的。你不跟眾生結這些冤仇，眾生不會來找你麻煩，不會阻礙你。凡是來阻礙你，找你的，這個魔障現前，魔障愈嚴重，換句話說，我們在過去、今生，與這些眾生有很深的冤仇，所以才會有這麼多障礙。

『如是比丘，於世真脫』，與這個世間真的脫離了。『酬還宿債』，這一生，心地清淨，身心清淨，行持清淨，這就把過去的宿債還了。生生世世的業債，我們這一生能還得清嗎？這一生縱然還不清，但是這一生酬償的緣斷了。我們知道有因沒有緣不會結果，因必須藉緣才會結果。殺生害命、偷盜，這都是不好的緣，惡緣會引起惡因，這就有惡的果報。我們能把緣斷掉，再以修持的功德迴向，自己修行證果之後，再去度這些冤親債主。佛法常說「佛不度無緣之人」，這也是事實。什麼緣？生生世世跟我們有善緣、有惡緣。只要有緣，不管緣的善惡，佛菩薩都有機緣去度他，去幫助他。就怕沒緣，沒有緣就沒法子，有緣一定得度。那個時候，成佛、成菩薩，那是真正去酬還宿債。在這個地方，這是把這筆帳暫時放在這個地方，以後一定酬償；先出三界，成就道業。『不遊三界』，不會再墮落到六道輪迴。再來的時候是菩薩乘願再來，跟一般人的業報完全不相同。所以《楞嚴經》的標準比一般的經論嚴格，原因就是它的目的是一生當中決定脫離三界輪迴，所以要求的標準很

高、很嚴格。

【五十一、息馳求心，斷憍恣念，而進修道業，如經所說「重德不重物」也。】

『馳求』，用現代的話來說，就是享受。物質的享受、精神的享受，這是一切眾生永無止境的在追求，他的結果必定在三惡道。世出世間的聖人都教我們「知足」，知足常樂，知足是最可貴的。彌勒菩薩在中國示現布袋和尚這個相，你看他滿面笑容，快樂無比。他為什麼那麼快樂？知足。彌勒菩薩的道場在兜率天，兜率是梵語，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知足。兜率天就是知足天，生到那個天的時候，一切都知足了，換句話說，息馳求心了，他不攀緣，他沒有希求。

世尊當年在世為我們示範的，我們知道他的家世，他的父親是一個小國王。在那個時代，我們中國的情形也差不多，所謂是諸侯的時代。我們讀歷史，周朝沒有統一，所以在當時有八百諸侯。那個時候的地域範圍並不大，漢族活動的範圍多在黃河流域，南面只到長江。那個時候，黃帝的子孫還沒有越過長江，所以範圍很小。這個地區就有八百個國家，在歷史上稱這些小國王為諸侯。印度也是這樣的。我們看中國歷史上的記載，大國才百里。面積從南到北有一百里的，這是大國，小國有二十里、三十里。大概現在的鄉鎮都是從前的大國，一個里差不多就是從前的一個小國，這裡長也變成國王了。所以從前是那樣一個時代，我們要了解。

釋迦牟尼佛的父親就是一個小國王，他那個地區在現在的尼泊爾，當然算是貴族，所以他的生活應該過得相當優裕，可是他捨棄了，捨棄繼承父親的王位，他要出家。出家的生活，三衣一鉢，樹下一宿，日中一食，到外面去托鉢。晚上到哪裡睡覺？看哪棵大樹陰涼，到大樹底下打坐休息過夜。過這樣的生活。

佛在《戒經》裡面告誡比丘，禁止比丘連續每天在同一棵樹下住宿，為什麼？怕你起貪心。這棵大樹很陰涼，每天都到這兒來，會起貪心，對這個地方會留戀，所以不許可。讓你天天搬家，天天換新地方，不許可對一個地方產生貪戀，佛這個教誡的用意在此地。這樣對於三界毫無貪戀之心，出離三界就沒有障礙，就容易了。我們現在的環境跟從前不一樣，所以現在人想出離，比以前修行人要難得太多了。要真放下！這是「貪」的煩惱。

第二句是「瞋」的煩惱，這是三毒煩惱。『憍』是驕慢，現在人講驕傲。有一點長處就覺得值得驕傲。這值得驕傲，麻煩就大了。值得驕傲就是值得增長三毒煩惱，就是值得墮三惡道，就是這個意思。我們一定要明瞭，貪瞋痴決定不能增長。真修行人，煩惱要一天比一天輕，一年比一年輕。真正明白道理，真正明白事實真相，他會做。為什麼？他看得遠。人不只是這一生，還有來生。這一生很短，這一生貪圖享受，違反佛陀的教誡，往後受的苦長，太長了。這一生能遵循佛陀的教誨，依教奉行，縱然在這短短幾十年當中過得辛苦一點，以後的日子快樂。假如把這個事實看清楚了，我們對於現在清苦的生活就不在乎了。何況苦樂的感受是迷執，迷惑、執著。如果真正覺悟了，眾生覺得這個很苦，他受得很快樂，這確實看破了。

過去南亭法師跟我們講一個故事，這是實在的事情，就出現在他們的家鄉，蘇北。他們的家鄉有個要飯的乞丐，他們都很熟，常常見到這個乞丐。這個乞丐的兒子是大財主，兒子讓父親到外面去要飯，總覺得自己很沒有面子，也常常被人罵。想盡方法把老父親找回家來供養，沒幾天這個老頭偷偷的又溜出去，又去要飯了。人家問他，「為什麼？」「我這個生活自由、快樂。回到家，一身受束縛，一點自由都沒有」，這個人看開了。所以我們覺得那很苦

，在他感覺得很快樂。回家去，多少人伺候！他說那個痛苦。由此可知，苦樂沒有標準。我們的標準跟他不一樣，他看到那個標準，「樂」，海闊天空，心裡沒有憂慮、牽掛，乾乾淨淨。我們今天這種享受好像非常豐盛，他眼睛看，「苦」，種種束縛，心裡面焦慮，患得患失，沒錯，是真的。馳求苦、執著苦，憂慮、牽掛苦，他的心裡都沒有，真正乾淨。

所以修行人之樂，世間人不知道，穿一身破衣服，補補釘釘的。今天說大陸治安不好，走遍全中國，沒有一個人要搶你、要偷你的，你看你多自在，走到哪裡睡覺都安心。現在台灣人到大陸旅遊都要提心弔膽，每個人都知道台灣人有錢，都想動手要搶劫你，甚至於要害你。有錢的人去旅行，苦；穿得破破爛爛去旅行，樂，這就是苦樂的標準不一樣，沒有一定的標準。

你能夠捨棄貪瞋痴，你就真正得自在。三毒煩惱是修道嚴重的障礙，實在講不但障道，世間的德行、學問也被它障礙住了。再跟諸位說，我們幸福、快樂的生活也被它障礙住了。心裡有貪瞋痴，縱然富有，生活不快樂，富而不樂，他的日子過得很辛苦。只要我們很冷靜去觀察現前的社會，你就會把這些事情看得清清楚楚。富貴人的生活很可憐，日子過得很辛苦，遠不如貧賤之人，他們過得很幸福、很快樂。『如經所說，重德不重物也』，修道人要重德行，不要重視物質的享受。這個觀念要認真去修學，細心去體會。

【五十二、今時禪講，自謂大乘，不拘事相，綾羅鬥美，紫碧爭鮮，肆恣貪情，皆違聖教。豈不聞衡岳、天台、永嘉、荊溪，良由深解大乘，方乃專崇苦行。請觀祖德，勿染邪風。稟教修身，真佛子矣。】

『禪』是宗門參禪的，『講』是教下，現在的「宗門教下」，這就把整個佛門都包括了。『自謂大乘』，都說自己是大乘法。用

現代的話來說，大乘是開放的，小乘是保守的。開放，對於這些事相就不太在意，『不拘事相』。於是產生底下的現象，『綾羅鬥美』，這是講物質生活上穿著華麗，享受過分。大家在這裡比賽，看誰穿得好，誰住得好。現在居住的環境，出門的車子要好的品牌，要坐高級的轎車，現在鬥這個東西。

『紫碧爭鮮，肆恣貪情，皆違聖教。』這是對於佛菩薩的教誨完全違背了，他自己認為是大乘。大乘菩薩有的時候示現的是很豪華，但是在某一種場合裡面，他是具有必要條件的。中國古人所講，「素富貴，安於富貴；素貧賤，安於貧賤」，這就對了。在中國歷史上，窺基大師的生活是豪華的，他是一位大乘菩薩。他之所以能這樣做，是他從小就過這個生活。他的家庭富裕，上一代的地位很高，他的叔父尉遲敬德是唐太宗的大將，所以他真正是王孫公子。這樣的出身，出家之後還有這些習氣，沒有人會說他的。如果是生長在農村貧賤之家，出家之後要學他那個派頭，那就完全錯了。我們生於貧賤，縱然出家修學大乘，依舊保持貧賤的風範，這就對了。

在中國歷史上，人人都曉得范仲淹。范仲淹生於貧賤，做到宰相，依舊過貧賤的生活，這個難得，確實是中國讀書人的榜樣。國家對他的賞賜，給他的俸祿，他都拿回家鄉幫助親戚朋友，在家鄉辦義學。那個時候沒有公立學校，辦義學，請老師，教養清寒人家的子弟，替國家培養人才，一生過著貧賤的生活，他不忘本。所以印光大師稱讚中國歷史上三個了不起的大人物。積功累德，他們的子孫世世不衰。第一個，孔夫子。孔德成先生是孔夫子的後代，他到美國，美國人一聽說他是孔夫子的後代，都特別尊敬禮遇。范仲淹的子孫，八百年不衰，也都受人尊敬。一般人傳家很少傳三代的，他能夠傳八百年，原因是什麼？能保持家風。後人能效法前人，



能守本分，進德修業。還有一個是清朝初年的葉狀元，《印光大師文鈔》裡面有記載，一直到清朝末年，三百年不衰。在中國歷史上能夠保持一個家這樣久遠的，只看到這三個人。「重德不重物」，所以他才能保持不衰。

出家人更不應該貪圖享受，物質、精神的享受都不可以貪圖，所以佛教我們「以苦為師」。日子過得苦一點，有出離的心，對這個世間沒有貪戀的心。生活過得太舒服了，不想離開娑婆世界，阿彌陀佛在西方極樂世界向你招手，你捨不得離開這個地方，那就沒有辦法了。所以日子過得苦一點好。以苦為師，以戒為師。

『豈不聞衡岳、天台、永嘉、荊溪。』大師為我們舉出幾個例子，衡岳是南嶽的讓禪師，天台智者大師，永嘉禪師，荊溪也是天台的祖師，這都是真正大乘。『良由深解大乘，方乃專崇苦行』，這些都是苦行僧。『請觀祖德』，看看這些人的風範，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。窺基大師是特殊的例子，我們不要學他，在他不為過，但是我們要想以他做榜樣，過失就大了，不可以的，『勿染邪風』。『稟教修身，真佛子矣』，稟是稟從，依教奉行，這樣修行才是真正的佛弟子。

【五十三、古有高僧，三十年著一緇鞋，況凡輩乎？】

真正高僧，一雙鞋子穿三十年。一件衣服穿三十年，現在還有。這是我們應當要學習的，這才是真正修行人的好榜樣。